

第一章 今生立志要賺錢

初夏陽光暖暖落在京城一隅，狹窄的巷弄間有孩童嘻笑追逐，也有眼神空洞的老翁望天，冉瀅盈走在其中，腳步從容，腦海裡再度響起昨日在芙蓉坊支開貼身丫鬟桃芝後，胡掌櫃稟報關於蘇邦晏的一席話——

「蘇公子長相清俊，只是舉手投足間散發著生人勿近的氣息，僅有同住的房東衛強與他走得近，也無其他友人，他偶而替書齋贍抄書籍，或幫人寫書信掙錢，但一個月不過幾回，較固定的是在碼頭當腳夫。不過，即使做的是粗活，蘇公子在葫蘆胡同也頗受未婚姑娘青睞，總有小姑娘日日去碼頭或住家看他，儘管蘇公子不假辭色，那些姑娘們仍不屈不撓，畢竟蘇公子相貌好，又是舉人，明年還要參加春闈……」

想到這裡，冉瀅盈不自覺地逸出一聲輕歎。

就她所知，蘇邦晏不止是舉人，還是他籍貫地的解元，全國各地有那麼多個解元，他這身分也不算太出彩。

尤其身在京城，隨便一個牌匾掉下來都能砸死個官，若沒有人引薦，或為世家門客，再有本事也沒用，畢竟多少世家公子小小年紀就初露鋒芒、驚豔四方，像蘇邦晏這樣無權無勢的公子，若是春闈名落孫山，他這個舉人身分也是一文不值。冉瀅盈想到自家昌慶侯府的幾個門生，都家世極好，或由名家書院推薦，她一個不受重視的小小庶女是不可能高攀上那些名門子弟的。

只是，做粗工靠勞力掙錢，溫習功課的時間就少，蘇邦晏再怎麼天資過人，明年的春闈能行嗎？

不同於她悠閒的步伐，她身旁的桃芝時不時張望，就怕窄巷弄裡有人奔出衝撞到姑娘，她咬咬下唇，還是忍不住問：「姑娘來這裡，是有認識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她就搖頭，姑娘怎麼可能認識這裡的人？

葫蘆胡同裡住的多是平民，屋子陳舊，還有不少泥瓦房，房距又近，什麼聲音都聽得到，有小孩哇哇哭啼聲，也有夫妻對吼聲，沒有一刻安靜。

冉瀅盈沒理會桃芝未竟的話，只是想到自己看上的公子就住在這吵吵嚷嚷的小小四合院中，更加憂心了。

「又來一個？妳們這些姑娘家要點矜持不？別日日來打擾蘇公子，他人不在，就算在也不會見人，更不會收禮，什麼錢啊，文房四寶啊，荷包吃食之類的都不會收，走走走！」

一名身著紅色碎花布衣的中年婦人突然從一旁的屋子走出來，對著冉瀅盈主僕就是一陣不耐煩的揮手，還口沫橫飛的趕人。

「妳幹啥啊大嬸！」桃芝瞪大眼睛，急忙挪身撐開雙臂，擋在自家姑娘身前。

冉瀅盈皺起柳眉，腦海又浮現胡掌櫃的話——

「蘇公子女人緣是真的好，不止有小姑娘常常上門送吃食用品，還請家中長輩出面邀他做門生，但條件就是娶自家姑娘或入贅，也有刻意聘他做活，結果卻是陪小姑娘讀書的，蘇公子煩不勝煩，最後索性往碼頭去掙錢，不接輕巧的工作。」此時，對門又走出來一個白髮老翁，皺起白眉，不耐地對著中年婦人叫，「妳趕

這些姑娘有什麼用？蘇公子也不會看上妳女兒！」

「死老頭，你胡說什麼？」中年婦人臉色丕變，雙手叉腰就吼了出來。

「臭婆娘，我胡說什麼了？」

兩個老人家突然對罵起來。

「姑娘，我們還是離開吧。」桃芝不知道他們口中的「蘇公子」是誰，但姑娘肯定是為他進胡同的，證據就是她手上還拎著一盒熱騰騰的白玉糕。

冉瀅盈聽到人不在，自是要離開。

老翁見她轉身就走，多話了一句，「小姑娘年紀輕輕，有愛慕之心可以理解，但圍著蘇公子的姑娘太多，蘇公子本身也無意風月，妳還是別再來了。」

冉瀅盈腳步一頓，回過身朝老漢一福，嫣然一笑，轉身又步出胡同。

中年婦人也看到那一笑，忍不住撇嘴嘀咕道：「這小姑娘長得還真美。」

冉瀅盈五官精緻，骨架又小，整個人看來柔柔弱弱、楚楚動人，尤其那雙眼睛水汪汪的，像會說話，純稚又清澈。

冉瀅盈主僕步出胡同，桃芝幾次欲言又止。

大魏朝民風開放，閨中女子送東西給心儀男子訴情表心意是常有的事，女子經商更不在少數，大街上，女子獨行或像冉瀅盈這樣帶著一個丫鬟逛街亦是常態，但送吃食給平民就絕不是她伺候八年的姑娘會做的事。

但念頭一轉，想到近日的事，桃芝又不確定了。

姑娘是府中媽姨娘所出，外表及言行舉止都如媽姨娘，也跟媽姨娘籌謀好，幾日後上衛國公府時就要有所行動，屆時一旦事成，姑娘就能攀上衛國公府的世子爺，可如今怎麼突然就冒出一個蘇公子了？

冉瀅盈坐上自家馬車，想了想，命車夫前往剎海碼頭。

桃芝聽了又是一愣，剎海碼頭有許多商船停靠，相當繁華，只是姑娘怎麼會想到往那裡去？

過了好一陣子，馬車停在剎海碼頭附近，只見水天一色下有大小船隻交會、靠岸，碼頭上商船眾多，不少工人來來回回的搬運貨物，這些碼頭腳夫多是男子，也有幾名粗壯的中年婦人。

男子多是穿著露出臂膀的短打，但其中一人不同，他上衣是粗布束袖，額際閃動著汗水，俊臉白皙，不似他人一樣曬成古銅色。

他肩上扛著一只沉重的麻布袋，行走俐落，一張臉極為吸睛。

蘇邦晏，好久不見，間隔一世呢！冉瀅盈璀璨明眸瞬間浮現笑意。

桃芝的目光也落在那名離他們馬車不遠，正扛著麻袋過去的蘇邦晏俊身上，

「哇——這個腳夫長得可真俊啊。」五官俊雅精緻，就是有點沒表情。

「當然好看，妳不是聽到胡同大嬸說，姑娘們都衝著他去的？」

桃芝愣了愣，難以置信地看向自家姑娘，見她正津津有味地看著又返回商船甲板去扛東西的俊美腳夫，問：「他就是蘇公子？」

她點點頭，「對，就是妳家姑娘看上的人。」

桃芝再次瞠目結舌，她在姑娘身邊服侍多年，自是明白姑娘從不說笑話，可是……

她咬咬唇，遲疑地道：「這位蘇公子看來不好親近，幹的還是粗活，況且姑娘的婚事媽媽娘不是都已經幫您籌謀好久……」

聞言，冉瀅盈面色倏地一沉，「我說過那件事不准再提！赴宴當日，也不需要妳去做什麼，忘了嗎？」

桃芝忙點頭應是。

她真心不明白，這一個月來，姑娘的行事作風她完全看不懂，尤其是數日後衛國公府的賞花宴，明明姑娘跟媽媽娘花了兩、三個月，鉅細靡遺地擬好計畫，竟然就捨棄了？

還有，這段日子，姑娘只要神色一凜，自己就不敢多話了，她也不知該怎麼形容，明明還是自家主子，可這氣勢太嚇人了。

不過瞬間，冉瀅盈一雙黑白明眸又變得無辜清澈，她靜靜地看著前方的碼頭，只見幾名盛妝打妝的小姑娘連袂走向蘇邦晏，也不知向他說了什麼，伸手就塞了東西給他，他卻任由那些東西落地，惹得幾個小姑娘頻頻跺腳，最後氣呼呼轉身就走，落在地上的東西也不要了。

蘇邦晏面無表情地又走上甲板扛貨，要下船時，一旁有幾名年輕漢子扛了麻袋走過他身邊，他們臉上有嫉妒、不滿，但更多的是羨慕，幾個嬌俏小姑娘送吃食涼水給他還不屑要！

「咗！一個公子哥兒哪需要來這裡搬貨，多少小姑娘爭先恐後送你東西，也許連銀兩都雙手奉上了呢。」

「就是啊，還擺什麼臭臉？是想給誰看？」

「就是，刻意裝清高！」

陰陽怪氣的言詞此起彼落，天氣炎熱，但他們的火氣更旺，來當腳夫是為五斗米折腰，結果一堆大小美人來碼頭都是為了蘇邦晏，沒比較就沒傷害，他們看了眼紅，連那些小姑娘在他們眼裡也成了膚淺玩意兒。

驀地，一個吊兒郎當的嘲笑聲響起，「夠了沒？羨慕啊、忌妒啊，要怪就怪你爹娘怎麼沒把你生得英俊瀟灑，生得不好看，也該生顆好頭腦中個舉人啊，再沒有顆好腦袋，也要有一身好功夫嘛。」

「衛強，你閉嘴！」

「該閉嘴的是你們，沒一樣比得上蘇兄，還在那邊四處噴糞！」

衛強是個十七歲少年，生得濃眉大眼，身材削瘦，從小到大就混跡在碼頭及葫蘆胡同，父母早逝，但留了個小小四合院給他，算是吃百家飯長大的。

在蘇邦晏還未來碼頭幹活時，他常常被這群抱團的腳夫欺侮，是一天照三頓打的弱雞，在蘇邦晏跟著他上工後，這幫人也看蘇邦晏不順眼，要教訓，沒想到反被揍得鼻青臉腫！

之後，這群人氣不順的又想回頭揍他，蘇邦晏哪能眼睜睜看著他被打，自然又是將他們一頓胖揍，自此，這幫欺善怕惡的混蛋就再也不敢招惹他了，最多只要要嘴皮子。

王南等幾個漢子被他譏得面紅耳赤，想反唇相譏，偏偏他們還沒半點能比得上蘇

邦晏。

上個月，幾人想出手將他一張魅惑眾姑娘的俊顏撲到誰也認不出來，結果顯而易見，蘇邦晏又一次將他們打趴！

他們慄了，安分了一段日子，近日又見鶯鶯燕燕成堆往碼頭來，蘇邦晏還一副生人勿近的狗模狗樣，簡直就是得了便宜還賣乖，他們是打不過，可如今難道連酸話都說不得了？

衛強肩上也扛著一麻布袋雜糧，他快步跟上蘇邦晏，見他俊臉上無任何神情波動，彷彿他們談論的人不是他一樣。

他搖搖頭，恨其不爭地道：「你就掄拳再痛撲他們一頓，他們才不會次次看到你就上演潑婦罵街。」

「衛強你夠了，別仗著他認你當兄弟就慇懃他打人。」後面有忿忿不平的聲音傳來。

「讓你們嘴臭，我就天天慇懃我兄弟，怎麼樣？」

衛強回頭又挑眉瞪人，見他們敢怒不敢言，得意的回頭，又跟上蘇邦晏。

不遠處，冉瀅盈看著衛強時不時對蘇邦晏說話，蘇邦晏只是點頭，鮮少開口回應，神情還是萬年面癱。

那又如何？明明都是幹粗活，蘇邦晏就是特別出色，再想起他的出身，冉瀅盈的眼中就多了抹心疼。

沒事，再來的日子有她疼他！

她嘴角一揚，「走，去芙蓉坊。」

桃芝連忙跟車夫交代，坐定後也暗暗鬆了口氣，她實在怕姑娘會要她將大街上買的白玉糕送去給蘇公子。

馬車轆轤前行，她看著姑娘心情頗好，清澈眸子可見笑意，遂好奇開口，「姑娘是什麼時候看上蘇公子的？又是如何認識？」

桃芝絞盡腦汁都想不出來自家姑娘是在何時見過蘇邦晏的？畢竟姑娘去哪兒都帶著她，但她卻是今日第一次看到他。

冉瀅盈看著桃芝，眨了眨眼，蘇邦晏是她前世裡，唯一幫助過她多回，不求回報，不會對她毛手毛腳、占便宜的男人，也是她前世最後待的那家主母曾氏的外甥，更是她唯一見過的老實人。

但重生一事匪夷所思，該怎麼說？

她看著生得一張討喜臉蛋的桃芝，這一世，她想好好對待的除了姨娘、蘇邦晏，再來就是這個忠心的小丫鬟，前世她被秦軒虐打時，她挺身維護卻被杖斃，此生重來，她定要讓她安度餘生。

「不好說。」她勾起嘴角一笑。

桃芝雖好奇，但認分忠誠，主子不說，她就不追問。

芙蓉坊位於崇文大道上，各式商店鋪子林立，人車熙來攘往相當熱鬧，光胭脂鋪

子就有好幾家，其中又以盛香樓的生意最好，但盛香樓賣的都是高價位的商品，尋常老百姓不敢踏足其中，反倒是芙蓉坊賣的各式胭脂水粉頭油等等，價位很是親民，但同理，勳貴人家的女眷就鮮少上門了。

馬車在門口一停，冉瀅盈踩著矮凳下車，店前招呼客人的夥計陳小春眼睛一亮，立馬回身高喊一聲，「掌櫃的，四姑娘來了。」

帳房內，兩鬢斑白的胡掌櫃馬上放下算盤，快步出來迎接，「四姑娘來了，新產品完成了，姑娘吩咐的五十盒試用品也已備妥，就等姑娘過目呢。」

冉瀅盈頷首微笑，「胡伯辛苦了。」說著，便跟著胡掌櫃往店鋪後方走。

芙蓉坊雖不是什麼大店鋪，但一款潤膚膏熱賣十多年，營收一向不錯，此時，店內也有好幾個老顧客，一聽這話，連忙詢問濃眉大眼的夥計，「是新產品？」

機伶的陳小春立即彎腰笑回，「是呢，半個多月前，我家四姑娘親自研發搗鼓出來的，昨天才製成一批，那美膚美顏的效果可比舊品還要好……」

冉瀅盈隨著胡掌櫃來到店鋪後方的大院子，左邊的長排屋就是作坊，屋子右側的大空地還有晾曬的香粉、鮮花，空氣中有著宜人又不膩的淡淡花香。

芙蓉坊也算是嫣娘娘家給的嫁妝，只是她娘家遠在江南，這些年來不曾有人到訪，而嫣娘是妾室，生的是庶女，又不得主家疼寵。

這家店就是冉瀅盈這一世要賺得鉢滿盆滿的富貴寶地。

前世不如意的日子過得多，但兜兜轉轉間還是有一件好事發生。

她原本就從姨娘那裡學了點製香手藝，一次被賣到秦州一戶製香膏的百年商家中，當家的白老爺對她這個新人不錯，凡事有求必應，她就順勢跟著白老爺去巡視作坊。

她有心偷學，於是對製作香膏的程序就懂了個七七八八。

白家嫡長女白芳綺也有一手製香好技藝，不過她母逝後與繼母相處不好，親爹又不疼，她入府為妾時，白芳綺已是纏綿病榻了。

白老爺喜新厭舊，不過半年，冉瀅盈就被束之高閣，閒閒沒事又出不了門，晃著晃著，就晃到白芳綺的院子。

她一向有自說自話的能力，白芳綺不理她，她也能像隻麻雀嘰哩呱啦說個不停，慢慢的，白芳綺有了回應，能起身時還會製作香膏；起不了身，就冷冷的指使她做這做那，她如果做不好還會生氣。

被人這麼罵，她也火啊，要不是看在白芳綺生重病，無人聞問的分上，可憐她，才不心軟留下呢。

半年後，白芳綺離世，嚥下最後一口氣前，將她母親留給她的凝脂膏方子送給自己，謝謝冉瀅盈在她人生最後一段路的陪伴。

看了方子，她才知道白芳綺早已手把手的教會她如何製作凝脂膏。

再過不久，她被轉賣到下一家。

新人總是受寵，又在爭奇鬥豔的宅鬥中，靠著凝脂膏勾得男人愛不釋手，所以這款美膚神器可算是她悲慘人生中的神隊友。

思及此，胡掌櫃也領著她進到作坊內，在一工作臺上，一個個迷你小巧的雕漆圓

盒排列整齊，共五十盒。

胡掌櫃眉開眼笑的伸手拿了一只交給冉瀅盈，讚聲道：「四姑娘真的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，凝脂膏的潤膚質地比熱賣的經典款更好、更細緻，吸收也更快。」

冉瀅盈接過手，打開小圓盒，一股淡淡清香飄散開來，她以指腹抹些到手背上輕輕打圈，細細感受一番成果後她嘴角不由得一勾。

前世，她被賣給一個又一個男人，為了討好男人，一次次搗鼓凝脂膏，甚至精益求精，已經與白芳綺教她的凝脂膏有所不同，可最後卻蠢笨如豬的將這方子交給男人，讓男人的店鋪日進斗金，連皇室都青睞有加，將其列為貢品，男人還因此成為皇商。

只是男人為了更上一層樓，竟將陪著他進出理事、應付人情往來的她轉賣給下一個男人當妾！

好在，她重生在一切未發生前，冉瀅盈在心裡發誓，一旦她成為大富婆，肯定將善事做好做滿以酬謝老天爺。

桃芝眨了眨眼，難以置信地看著很快就推勻開的粉膏，一臉驚喜地說：「四姑娘這凝脂膏很好推勻呢。」

冉瀅盈笑著合上瓷蓋，放到桌上，這才坐下來，跟胡掌櫃要了帳冊，勾選幾個大戶，指示可將試用品送給這幾戶，至於正式上架的販賣日期，她會再通知他，但如果這幾戶有派人詢問價格，一盒要價二十兩。

「這麼貴！」桃芝驚呼一聲，咋舌不已。

胡掌櫃更是一愣，新產品工序的確繁複，其中還得加上四姑娘自己製作帶來的香料漿粉，算是不傳祕方，但這麼一小盒潤膚膏要二十兩……平民百姓肯定買不下手，偏偏平民百姓才是他們顧客裡的大宗……

這麼一想，他面露難色地道：「四姑娘，這價格會不會開太高？」

「凝脂膏成本高，產量有限，貴是應該的，何況產品好，不怕賣不出去。」按前世榮景，她對銷售量一點都不擔心，倒是另一件事。

她看著桃芝，道：「姨娘喜歡點心樓的核桃糕，妳去買些回來。」

桃芝頓時一臉委屈，嘟著嘴，最後還是福身離開了。

她不笨，姑娘近日頻繁出府，有好幾回都刻意支開她，就連凝脂膏，她也是幾日前才知是姑娘一人窩在內室搗鼓出來的。

等桃芝一走，冉瀅盈隨即交代胡掌櫃去找蘇邦晏，聘用他來當帳房一事。

胡掌櫃愣了愣，先要他去找蘇邦晏，現在又提供工作，再想到蘇邦晏那張天妒人怨的俊俏臉龐，四姑娘怕不是情竇初開了？心思百轉間，他應了下來。

等冉瀅盈主僕回到昌慶侯府已近傍晚，兩人從側門進府就往苑盈院走，才走至迴廊，遠遠地就見到嫣娘身邊的鄧嬤嬤快步奔過來。

「四姑娘可回來了，姨娘請姑娘過去一趟，有重要事同您商量呢。」

冉瀅盈停下腳步，她心想，所謂重要的事應該又是衛國公府的事。

「姨娘可是等姑娘好幾天了。」鄧嬪嬪喘了口氣，語氣裡隱約透露著埋怨。
冉瀅盈一雙澈灑明眸微閃，伸手揉揉額際，轉身往嫣娘住的秋水齋去。
夏蟬唧唧，冉瀅盈心中煩躁，步伐也越走越慢，姨娘急著見她，可想而知就是為了衛國公府的賞花宴，前世的這一天，她用下作手段搶了嫡姉姻緣，從此萬劫不復。

片刻後，冉瀅盈來到秋水齋。

父親昌慶侯有一妻三妾，共二兒四女，她行四，是父親最小的女兒。
嫣娘本姓楊，是良家子，但並不受寵，所以嫡母也從不為難，只是姨娘作死，她這個女兒又無腦，前世落得那樣境地當真怪不了誰。

「姨娘，四姑娘來了。」

屋內，美人榻上半坐臥著一名膚如凝脂，弱柳扶風的美婦人，聞聲立即起身迎上，雙手握著冉瀅盈的手，美眸朝她左右打量，叨念著，「姑娘又瘦了，就不該去忙的……呃，四姑娘喜歡，妾身該支援的。」

冉瀅盈深吸一口氣，拍拍她的手，她是姨娘唯一的孩子，姨娘對她甚是疼寵，兩人感情也是極好，只是一個月前，她重生歸來，開始進出芙蓉坊研發新品掙錢，兩人這才有了第一回爭執，甚至進入冷戰。

芙蓉坊本就是楊嫣打算在冉瀅盈出閣時給她當嫁妝，卻沒想到冉瀅盈突然想掙錢，士農工商，商人最讓人瞧不起，好好的侯門貴女怎能主動沾了銅臭？

只是楊嫣費盡唇舌也改變不了她的決定，又想到自己算是半個下人，萬般無奈下，只能如冉瀅盈的意，但這事還是讓兩人心裡生了疙瘩。

見楊嫣面對她時總多了點小心翼翼，冉瀅盈的神情不由得軟了軟，「我沒瘦，精神還比往日好呢。」

楊嫣認真地打量她的神態，這才笑了笑，「四姑娘忙了一陣子吧，也該休息休息，這兩日不再外出可好？妾身託人買了芬芳樓的精油，四姑娘好好養身肌……」在她眼中，侯府四個姑娘就冉瀅盈最美、最吸睛，也最有才情，琴棋畫畫無一不精，如今就差一門好親事了。

衛國公府正為世子秦軒跟侯府裡的大姑娘議親，她知道後很是不服，除了出身外，四姑娘哪兒不如大姑娘？夫人就是偏心！

雖說屋裡都是親信，可楊嫣仍讓桃芝在外面守著，這才提起賞花宴的事，「四姑娘改變心意了？機不可失啊。」她緊握著冉瀅盈的手。

冉瀅盈靜靜看著神情憂慮的楊嫣，前世賞花宴時，她趁著秦軒喝得醉醺醺，進入客房休息後，在桃芝的幫忙掩護下，摸進屋裡，衣不遮體地與秦軒躺臥一床，再讓桃芝引人入屋。

在眾人目光下，她哭得委屈，說她不舒服才入客房休息，沒想到秦軒就搖搖晃晃地進屋，按住她酒後亂性……

她是侯府庶女，清白已毀，秦軒不得不娶，但也只能淪為妾室，更因為是名節受損才進府，所以除了秦軒最初的溫柔恩寵，國公府上下對她皆是輕鄙不屑，明裡暗裡諸多唾罵。

但當年的她從未放在心上，姨娘總說她有容貌有才藝，肯定能討秦軒歡喜，而她只要把他的心抓牢就能過上好日子，於是她一門心思全用在秦軒身上，結果……呵！她就是自己作死的！

楊嫣見冉瀅盈沉默，還以為她想通了，頓時鬆口氣，親暱拍拍她的手，「四姑娘只要能踏進國公府的門，就是踏進富貴門，自然，所有的爭寵都是必須的，不然就會被主母針對碰磨……」

聽著姨娘開始老調重彈，灌輸女子一輩子都得依靠男人過活，又云男人愛的先是美色，再來才是才藝。

以色侍人不丟臉，有顏色是老天爺給的賞賜，女子就得時時保鮮，爭取到更美、最美！因此，姨娘特別鑽研胭脂水粉等美顏美膚的東西，也將所有月例花在上面，耳濡目染下，她學了不少，深深覺得容貌最重要。

但現實總是殘酷，從她自毀清白與人為妾開始，日子過得每況愈下，衛國公府後宅亂，秦崇輔、秦軒父子更是暗中參與奪嫡，卻因為站錯隊，落得與反賊同罪，滿門抄斬，不過成泰帝心善，饒了女眷的命，她卻因為得罪娘家，昌慶侯府並未派人買下她這個罪奴，迫得她被輾轉發賣，當過通房、小妾甚至丫頭，一次次的經歷都讓姨娘灌輸的信念一次次崩塌！

重生歸來，痛定思痛的她已迅速設定目標，天下攘攘，皆為利往，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。這個利，就是錢，錢不是萬能，但沒有錢萬萬不能，而錢就是權！

她要賺銀，再嫁個老實人，生對胖娃娃，此生就圓滿了。

思緒間，冉瀅盈聽楊嫣仍在向她洗腦，她按按眉心，不耐地打斷她的勸說，「姨娘，我真沒有改變主意，這事真的做不得。」

楊嫣柳眉一揪，「怎麼做不得？世子肯定會好好疼愛四姑娘的。」

「那姨娘呢？又要如何自處？」她歎息反問。

因為毀了長姊婚事，姨娘的下場也不好，父親及嫡母都覺得是姨娘在背後教唆，父親對姨娘更不喜，不曾再踏進她院子一步，嫡母變相將姨娘幽禁，一步也不得踏出院子。

一個妾室自是沒回門的事，更甭提是用下作手段入衛國公府的她，那時沉浸在秦軒的萬般疼寵中，未曾擔心姨娘處境，直到秦軒又納新妾入門，面對一院清冷時她才想起姨娘。

之後的日子，她偶而被秦軒想起，臨幸一回，再來又是無止境的等待。

「四姑娘日子過得好，妾身就好，何況我們計畫周全，不會被發現的。」楊嫣一臉認真。

冉瀅盈都想歎氣了，她不曾懷疑姨娘對她的愛，但姨娘一生囚於後宅，眼界有限，見識不足，也太過天真，在前世，父親、嫡母，甚至賞花宴的主家、貴客都心知肚明，她是為了攀上秦軒才行了這等下作事，只有她跟姨娘還沾沾自喜，簡直蠢笨如豬！

「姨娘，咱們過日子還是安分一些為好，別去強求不屬於自己的人事物，何況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母親大度，不至虧待於我。」

「哪裡不虧待了？大姑娘議親的是衛國公府，可四姑娘呢？」說到這事，楊嫣又氣又不解，她私下問過夫人四姑娘的婚事，得知夫人只打算尋幾個伯府庶子或富賈子弟後，她們才開始計畫要搶走大姑娘的婚事，結果賞花宴都還沒到，四姑娘就主動放棄了。

「姨娘，我是真的不想進衛國公府，坦白說，找個小門小戶、老實一點的男人嫁了更好，人口少，鬥爭少，也能安生過日子。」

「四姑娘怎麼能說這麼沒志氣的話？除了出身，妳哪裡輸給大姑娘？四姑娘是怎麼了？妳不該這麼妄自菲薄啊！」說到後來，楊嫣眼眶又紅了。

她是真不明白，一個月前，她們二人可說是一條心，怎麼冉瀅盈最近行事讓她越發看不懂了呢？

再說了，夫人栽培四姑娘的學識禮儀與嫡出的大姑娘一般無二，四姑娘從小到大展現的才情亦不輸大姑娘，怎麼忽然啥也不爭只掙錢了？

「是啊，四姑娘，姨娘說得對，更何況，就算是當妾，那也是高門妾，錦衣玉食，外人也不敢小看。」鄧嬤嬤也忍不住插話勸說。

冉瀅盈撫額，妾就是半個下人，衛國公府較得臉的奴僕都敢欺辱，何需外人摻和？是，她多才多藝，吟詩作對能紅袖添香，籠絡男人心的恩寵手段她信手拈來，偶而還得毫無自尊地搖尾乞憐，撒嬌賣慾，可最後呢？男人厭而棄之！

總之，銀子最美，靠自己最實在，但姨娘鐵定不懂。

冉瀅盈語氣略微強硬的要楊嫣別再為她的婚事費心，又將桃芝從芙蓉坊帶回來的凝脂膏拿了兩盒給楊嫣，道：「待正品出來，再送給姨娘。」

她不打算給楊嫣說話的機會，說完就起身離開了秋水齋。

桃芝晚了幾步才追上來，冉瀅盈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楊嫣又吩咐了什麼。

回到苑盈院，她身子乏了，讓桃芝備水沐浴，沐浴後換了一身舒服單衣。

桃芝忙著將她黑如綢緞的長髮擦乾，又拿出精油要替她塗抹。

「不用了。」她懶懶地道。

桃芝急了，「再過幾天就要去參加衛國公府賞花宴，姑娘不是答應嫣姨娘要好好養一身肌膚？姨娘也再三叮囑奴婢要好好照……」

「我累了，桃芝，不用伺候了。」聽見這話，冉瀅盈臉色倏地一沉。

見狀，桃芝連忙閉上嘴巴，趕緊退了出去，但心裡不禁嘀咕，姑娘這個月來就像變了個人，平時雖然一樣好說話，但只要一變臉，就是打定了主意，氣勢也很嚇人。